人生讲义员

吹尽狂沙始到金

♣ 周振国

四川眉山象耳山下有一块岩 石叫武氏岩,岩上刻有"磨针溪"三 字,相传这便是少年李白发现武氏 老妇人铁杵磨针的地儿。铁杵磨 针,还有水滴石穿、绳锯木断这些 典故,告诉人们一个道理:锲而不 舍地做一件事情,终能有所成,甚 至创造出奇迹。西方成功学推崇 的"十年成功法则"和"10000小时 定律",提倡的都是日复一日、年复 一年的积累和坚持精神。荀子有 言:"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 驾,功在不舍"。鲁迅先生也讲: "即使慢,驰而不息,纵令落后,纵 令失败,但一定可以达到他所向往 的目标。"所以,坚持就是要持之以 恒,养成习惯很重要。

爬山或长跑的人都知道,到一 定程度时,会疲惫不堪,就像坚持做 一件事一样,也会有身心俱疲的时 候,而如果能扛过这个阶段,则往往 会渐入佳境,否则便可能前功尽弃, 这叫临界点效应,好比水冷到0℃ 结成冰,热至100℃化为气。拿破 仑说:"最困难之时,就是离成功不 远之日。"黎明前是黑暗,风雨后是 彩虹,越是难熬的时候,越要熬得 住。譬如两军对垒或对抗性体育 运动,只有坚持到最后一刻才能决 出生死胜负。所以,坚持就是要能 熬能扛,坚定信念很重要。

季羡林先生在北大教书时,曾 在门前的池塘里种过莲荷,可种子 撒下后,头两年竟一点动静都没有, 直到第三年才冒出几片荷叶,而第 4年荷叶竟迅速往四周扩散,整个 池塘一下就变成了荷塘。有人把荷 花的这种生长现象定义为"荷花定 律",即一般来说事物开始时总是艰 难而曲折的,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 突飞猛进,发生所谓开挂现象。扎 克伯格创立脸书也经历了由希望而 失望、从迟滞到开挂的过程,所以 2014年访问清华时,陈吉宁校长问 他创业者什么最重要,他不假思索 地回答了四个字:不要放弃。这就 像钓鱼,只要打位没问题,守窝总是 有意义的。所以,坚持就是要耐得 住性子,头脑清醒很重要。

被称为疫苗之父,发明狂犬病、 鸡霍乱和炭疽病等多种疫苗的科学 家巴斯德说:"不要在已成的事业中 逗留着。"法国作家拉罗什夫科则 说:"取得成功时坚持不懈,要比遭 到失败时顽强不屈更重要。"当年麦 哲伦的航船发现今天的麦哲伦海峡 后,水手们欣喜若狂,说赶快回去 吧,这已经很够了,但麦哲伦坚持率 航船继续前进,这才有了太平洋的 发现。战场上讲乘胜追击,或"宜将 剩勇追穷寇",就是不给敌人以喘息 的机会,以争取更大更彻底的胜 利。天地人和,战机有利,岂能因即 胜即欢,或即得即安,而坐失大捷完 胜的良机。所以,坚持就是要再接 再厉,戒骄戒满很重要。

2019年97岁的锂电池之父古 迪纳夫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成为目 前为止年纪最大的诺贝尔奖获得 者。古迪纳夫上学时和工作后换过 很多次专业和研究领域,直到54岁 时才找到了能力与天赋的所在,专 注于能源研究,终于成功。从小便 学画的歌德其实一直希望在绘画上 有所作为,直到近40岁时去了趟意 大利,面对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等艺 术大师的作品,他感到这是自己难 以逾越的高峰,便毅然放弃绘画,而 专事文学。画家齐白石也是年近六 旬时痛下决心变革画法,才逐渐崭 露头角,最终享誉中外。所以,坚持 就是要做对的事,方向正确很重要。

师恩难忘

常忆恩师陶漣麟

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武汉 大学原校长陶德麟先生,既是我们的恩师, 也是我们学术道路、人生道路上的引路 人。他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教育理念、高 尚师德和人生智慧,都使学生们深受教益。

我是武汉大学哲学系79年级的本 科生。1982年初夏的一个傍晚,我们同 班的三位同学晚饭后在校园散步。其中 一位同学说:"陶德麟先生是我们系最有 名的老师,我们听过他的课,但一直没有 机会与他交谈,我们不能虽然读了几年 大学却从没有直接接触过最有名的老 师,不如我们现在去向他请教吧。"于是, 我们怀着十分忐忑的心情来到珞珈山东 麓一栋非常老旧的房子的二层,冒昧地 敲开了陶先生的家门。出乎我们的意 料,陶先生非常热情地把我们迎进了门, 并让我们围坐在他家狭小客厅的餐桌 边,还给我们倒上了茶水,他的和蔼可亲 很快消除了我们的拘束感。我们提了很 多专业学习方面的问题,陶先生非常认 真地倾听并一一作了细致的解答。

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我们就本科毕 业论文选题征求陶先生的意见时,他建议 我们小题大做,即选择一个有意义的小问 题作深入研究。他说,好多学生做毕业论 文都喜欢做一些大题目,甚至想搞一个新 体系,有这种雄心壮志很好,但由于与学 识、能力、时间和精力不相称,效果并不一 定好。他还举例说,上一届本科生有人坚 持要以"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的同 一性问题"为选题做毕业论文,因题目太 大,虽然费了很大的劲,最后还是不得不

换题目。我们几个本科生唐突地造访,而 陶先生与我们一聊就是近两个小时。这 是我与陶先生的第一次接触。

1985年春,教育部下文明确规定硕 士生可以提前报考博士生。那时,我在 武汉大学哲学系谭臻教授指导下已读了 两年的硕士生。经导师推荐,我提前一 年报考了陶先生的博士生。当时,武汉 大学的博士生招生规模很小(当年为40 人),而报考陶先生的博士生的人很多。 与别的考生相比,我不仅年龄最小,而且 资历最浅,因此,我面临的竞争很激烈。 然而,陶先生并没有考虑其他的非学术 因素,而是根据考试成绩录取了我。就 这样,我有幸成为陶先生的博士生。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陶先生鼓励我 们进行研究性学习,要求我们苦练基本 功,着力培养我们在国内外学术前沿创造 性地开展学术研究的能力。那时,学校尚 未明确规定博士生在读期间必须发表多 少篇论文才能获得学位申报资格,但陶先 生的不少博士生都在《中国社会科学》《哲 学研究》《光明日报》等权威报刊上发表了 论文,有的还出版了专著。这些论文之所 以能够发表,就得益于陶先生对于博士生 们学术素养和科研能力的培育。所以,在 人才培养上,陶先生就像一位高明的医 生,善于"治本"而不只是"治标"。

除课程学习外,陶先生还经常组织 我们进行专题研讨。他鼓励学生独立思 考,倡导学术争鸣。专题研讨过程中,他 总是与学生共同探讨问题,从不把自己 的意见强加于人,并且对各种不同的、甚

小满(工笔画)

至与他本人根本相左的持之有据的学术 观点都持开放、包容和欢迎的态度。读 博期间,我曾在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论 文,提出了与陶先生很不相同的学术见 解。当时有人认为我发表与导师不同的 学术观点是根本错误的,但陶先生反而 对我进行了肯定和鼓励。

陶先生之所以会鼓励像我这样有些 "离经叛道"、竟然敢于发表与导师根本 相左的学术观点的学生,源于他特有的

作为一位教育家,陶先生历来强调 "不拘一格育人才"。他认为,为人的大 "格"必须恪守,但个性不能压抑。他常 说,人才不是工业产品,不能像流水线那 样生产,必须使他们各有特点,各展所 长,千姿百态,群星灿烂。在他看来,要 求学生的学术观点必须与老师保持一致 是非常荒谬的事情,因为那样不仅会扼 杀学生的个性,而且很难有真正的学术 创新和学术进步。

陶先生对学生宽严有度,听他的教 诲如沐春风。长期以来,每逢博士生入学 面试、开题报告、综合考核或论文答辩,即 使再忙,即使是年事已高,陶先生也都尽 力参加,并且总是提前到达,往往比别的 年轻教师到达还要早。只要有陶先生参 加,很多已毕业多年的学生也会瞅准机会 前来旁听,因为大家都特别想听陶先生充 满人生智慧的亲切谈话。

陶先生胸襟广博、宽厚慈祥、平易近 人、风趣幽默,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使 人在无形中受到感染和影响。对学生们 来说,陶先生是恩师也像慈父,是长辈也 是朋友。有一次学位论文答辩会后,几 位博士生与教师们一起聚餐。更让大家 高兴的是,陶先生也参加了聚餐。那天 陶先生很开心,讲了一些很有趣味的笑 话,逗得大家乐呵呵的。因为很少见过 他老人家如此高兴,所以大家就开始有 些"放肆",竟然谈论起各自的辈分来。 有位师从陶先生年龄很小的女生,要一 位年龄较大的男生称她为"师姑"。那位 男生就请陶先生评理。陶先生觉得有 趣,笑道:"这个问题前贤早就给你们解 决了,韩愈不就说过术业有专攻,闻道有 先后吗?还有,常言道,能者为师。业高 者,闻道先者,能者,为师。老师不必方 方面面都强过学生,学生也不一定样样 不如自己的老师。谁是老师,谁是前辈, 不是看年龄,更不是看你在跟谁学。"一 番话说出,众人皆觉十分精辟。

去年8月的一天,陶先生感到身体 不适。没有想到这次先生住进医院,就 再也没能康复出院。先生住院期间,我 每次去看望,他都特别高兴,总是说有一 肚子的话要跟我说,可每次讲几句话就 感精力不济。但在病重情况下,先生最 为记挂的还是学术和学科!

今年疫情防控期间,我与先生无数 次试图用电话或微信语音通话,有时早 晨起床看到手机上有深夜两点多他留下 的多条"对方已取消"的微信语音记录, 但无论是他打过来还是我打过去,彼此 都无法完全听清楚,不料他现在溘然长 逝,我心万分悲痛!



诗路放歌 ╚

儿童诗两首

野花也有春天

我原先的家在山上 很久以前的一场寒风 把我驮到了这儿 它很随意地把我丢在 这马路边的角落里

在一个普通的早晨 我慢慢苏醒 看到风中飞舞的五彩花瓣 我倾耳细听 听到了春天的脚步 我抖了抖肩膀 伸了个懒腰

一场不大的春雨 滋润了我的身体 也彻底唤醒了我 这么好的季节 我能做点什么呢 于是 我努力畅展开绿色的翅膀 捧出了属于我的芬芳

和鸟对话

不久前的一个早晨 听到窗外传来喊声: 起床吧 小懒虫 我拉开窗帘 屋里闯进了许多光明

一只小鸟 站在窗外的护栏上 它叽叽喳喳对我说: 你被关在笼子里 多不自由 快出来吧 外边不但空气好 还有寥廓的天空 吃的也很丰富 树籽 飞虫 随便就是一顿美餐

我也渴望自由 可想想老师的目光 母亲的期盼 我只能偷偷把翅膀藏起来 每天早晨和那只小鸟 互诉衷肠

新书架

《逆时侦查组》:时空变幻的浅显与深邃

路天峰有同一天循环五次的特异功 能,这种功能最初让他顺利考取了全国 顶尖的警察学院,毕业后成了一名刑警, 并在一次破案中利用循环功能大获全 胜,既奠定了精英刑警的称号,又抱得风 腾基因中心实验室研究员陈诺兰这个美 人归。小说以路天峰为明线陈诺兰为暗 线,展开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推理侦探。

一封来自X的恐吓信搅动了警局,这 封恐吓信声称,一个月之内要取风腾基因 总裁骆腾风的性命。已是精英刑警的路 天峰接到上司程拓下达的任务,调集了警 员开始实施对骆腾风的保护。路天峰发 现上两次风腾基因两位高层人员被炸身

亡也是循环日期,这让路天峰打了个寒 战,这说明拥有这种功能的不只他一人, 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在案件剥洋葱 般的层层递进中,涉嫌的人员不断扩大, 更有过去多年与RNA基因研究有关的周 焕盛失踪案也牵涉其中,这让路天峰愈加 觉得对手的预知能力要强过自己,并且对 手还有能力改变循环中的事件,让重复循 环日期而不重复循环事件,路天峰在掐算 对手的同时,也在想办法设局,斗智斗勇 在正反两面展开了势力搏击。小说是科 幻的,故事是虚构的,但内在的教育与警 醒,足以让每一位读者放下科幻放下虚构 而审视现实。

人与自然 🗀

田生百谷

♣ 潘新日

都是大山用水养育过的,全身覆盖着 油泥的最肥地块,是每家每户最金贵 山里人种地,祖祖辈辈都是和石块

田,是围起来的土。山村里的田,

磕磕碰碰地过日子。那些土里,一遍一 遍地犁过耙过之后,小石子就暴露了出 来。它们在土里憋了太久,一露头,就 被母亲拣到竹筐里,作为庄稼地的边角 废料,扔到田边地头。我的印象里,这 些活总是按季节周而复始地做,总也做 不完。很多时候,那些庄稼也只好脚踩 着小石块,从土里钻出来……

父亲说,土老了,就变成了石块。 石块碎了,就变成了土。

多年的规矩,这样的地块,墒不好 的,会种上黄豆、绿豆、红豆、芝麻、玉 米、高粱等耐旱作物;墒情较好的,会 种上小麦、花生、土豆、红薯之类的主 粮。我们那里,麦子、稻子和红薯被称 作大粮食,其他的作物被称作小粮 食。大粮食负责填饱肚子,小粮食负 责调剂生活。

> 大小之间,中间隔着一层石子。 自然规律,这些地一年只能种一

茬。不种庄稼的时候,它们是被农家 养着的。对于山民而言,山地是金贵 的,也是当作衣食父母供着的。

很长一段时间,我才从山地和土 地的区别中回过神来。比起山民,平 原里的农民算是幸运的,全是土的田 块简直是流着油的,不像这些山地,收 成那么低。即便这样,山里人也是满 足的,大山养育了山民,大地养育了土 命的乡下,结果都是好的。

靠天吃饭,地,是他们的命。

所有的人,千百年来,都是靠地在 养着他们,很多人都是从土里走出来 的,而后,有归于土地。在老百姓眼 里,天南地北的地,都是分着等级的, 都有身份上的区别。那些稻麦轮作的 水浇地是一等田,保墒好的地是二等 田,粮食产量低的地是三等田。它们 按所处的位置和每年的收成,在农家 的心里被划分得清清楚楚,每一个庄 稼汉闭着眼睛都知道。

分田的时候抓阄,我们家抓到了 山下的一亩田,这可是全村子的油渣 子地,好多人都羡慕不已。淳朴的山 民不会嫉妒,他们祝贺的话也简单:你 们家运气真好。

生活在山里,能有块一茬麦子、一 茬稻的水浇田该是多么幸运的事啊! 好多人只能在梦里拥有。有了它,一 年的大米白面就不用愁了。

二秃子家没有分到水田,他老婆 和他吵了一大架。为了让全家吃到白 变肥,由地变为田。 那些年,造田是一家人最要紧的 田,是山里人的命根子,分生地和

撒,插上秧,就等着收成了。

熟地。靠泥巴堆出来的田是生地,需 要养。于是,他们便一遍遍地翻地、施 肥,让死板和贫困的瘦土,在水里活过 来,连着秧苗的根系,供庄稼长大。熟 地就没有那些麻烦,农家肥往田里一

花花的大米,二秃子开始没白没夜地 挑土围田,他一担一担地挑,把门口的

山路都压弯了,那块地,才慢慢地变胖

山里人,很多时候是最容易满足 的。外面的庄稼,稻子收的够吃就可 以了,而那些芝麻大豆之类,可以挑到 街上换钱,买回开心的微笑。

我一直认为,稻子和麦子的轮作 注定是它们的宿命,它们永远在同一 块田里擦肩而过,此生彼灭,成为田身 上的果实,喂养生命,让人的日子有了 滋味。

山间一亩田,这个山里人的梦想, 山里人的希望,任何时候都被山里人 挂在嘴上,喜在心里。

两位密司为人热情,经常问这 问那,不是盘问静姝为何离开陪都 花花世界,跑到这山沟里吃苦,就是 问她结婚没有,有孩子没有。这倒 也罢了,两位密司记性似乎也不 好。前天问过的事,今天一定要再 问一遍;昨天问过的,明天肯定还要 问。可几次问下来,静姝发现她们 不是记性不好,而是记性太好。如 果某个细节上次说了,这次没讲,她 们都要委婉地暗示,好诱导她把细 节补齐,才算圆满;若是补充了新的 细节,两位密司便异口同声反对,说 上次没有,为何这次多出来了?如 此循环反复。静姝真担心她们俩精 神上有问题,一次故意说错了某个 细节,立刻被纠正,密司曹大声道: "不对,前天你不是这么讲的。"密司 郑也帮腔道:"我们不会记错的,定 然是你说错了。"静姝这才知道两位 密司问她话,不是关心,而是挑衅。 她就像实验室里培植的一株细菌, 被两位密司隔着玻璃瓶端详,菌丝 都看得明明白白,真可谓一丝不苟。

意识到这个,静姝便学乖巧了, 每次回答都如同论文答辩,不多说 一字,不浪费一句,不给两位密司挑 刺的机会。时间一长,两位密司从 兴致勃勃到意兴阑珊,在她身上再也 找不到新乐子,也懒得再找。不过女 人扎堆的地方,历来都是火山口,不 喷发不代表没有故事。原来曹郑两 位密司虽结识在前,其实也不是很融 洽,互相瞧不上,静姝没来的时候,便 时不时搞点摩擦、走个火之类,静姝 来了才暂弃前嫌,临时统战在一起。 一次晚上就寝,密司郑不知去哪儿 了,宿舍里只有静姝和密司曹,静姝 抱了本书当盾牌,把脸遮得严丝合 缝,一句话也不说。密司曹却毫不介 意,大大咧咧地道:"密司郑去做什么 了,你知道吗小崔?"

房间不大,密司曹说话声不小, 静姝无论如何也装不出没有听到,只 得放下书,客气道:"我怎么知道呢?"

不料密司曹冷笑一声,鄙夷道: "她还能去干什么?跟人约会呢! 三十多岁了,丈夫附了汪逆,她登报 离了婚,你以为是她深明大义吗? 错了! 她这是自己先解放了自己, 今天跟这个好,明天跟那个约,民国 新女性的脸面都被她丢尽了!"

静姝噤若寒蝉,根本不敢搭话, 堆出一脸的惊愕,算是回应了她。

隔了两天,又到了就寝前,这次 轮到密司曹不在。静姝依旧是拿书 当盾牌盔甲,但这副装备瞬间便被 瓦解。密司郑的攻势很简单,也很 有效。她烧了壶开水,在盆中兑好 了热度,就在屋子里坐下,撩起白背 心,哗啦啦蘸了满毛巾的水,呼哧哧 地擦洗上身,又嫌乳房碍事,不耐烦 地把这个扒到一旁,又把那个扒到 一旁。水声沙沙不绝,静姝听着像 是热油浇心,两只手直抖,书都捧不 住了。密司郑一边擦洗,一边冷笑 道:"小崔你到底是年轻,不懂得人 心险恶。密司曹请假说是探亲,呸, 她去哪儿探亲? 她先生远在云南昆 明呢! 我看她探亲是假,探奸倒是 真的。做了人家太太,不管先生不 管孩子,张口闭口说是职业新女性, 真是丢尽了新女性的脸面。"静姝心 里堵得要死,而密司郑浑然不觉,继 续冷笑道:"说是表弟来了,你且问 她,是姑表还是姨表?你放心,她断 然是答不出的。我且问你,若是你 家表弟千里迢迢来看你,你会如 何? 肯定要介绍给同事,领到大家 面前吧。她倒好,跟掩护逃犯似的, 捂着盖着就是不让人见,若是心里 无鬼,会这样做吗?"

静姝一边听,一边替密司郑着 急。她自己口无遮拦,将密司曹说



连

ブロ 献礼 一代人的命运跌宕 中原大地的嬗变与新生

得这么不堪,难道不怕密司曹突然 回来,破门而入吗?这一夜密司曹 没回,密司郑自然滔滔不绝,把密司 曹的履历过往事无巨细,一一讲 来。静姝这才确认,密司们之间是 绝没有秘密可言的,即便有,也可以 添油加醋地描摹,反正本尊不在场, 无人训诂勘误。密司郑说着说着, 时而咬牙切齿,时而开怀大笑,她就 是在笑声中忽然疲惫了,想也不想

便蓦地睡去。笑声和鼾声之间没有 任何间奏。静姝简直不能确定,她 刚才听到的是不是梦话。

静姝再也没有犹豫。何况徵茹也回 来了,静姝跟徵茹见过面,行了礼, 就是礼数不亏,住进沈家便是名正 言顺。徵茹是从重庆公干回豫,自 洛阳失守,河南境内的机场只剩卢 氏县西关这一座,徵茹的飞机飞到 半途,发生故障,不得已降在了老河 口机场抢修,徵茹此行算是有惊无 险。奕雯听他讲到这里,忍不住大 笑,静姝也是含羞笑着。徵茹莫名 其妙,等奕雯解释后才明白所笑何 故,也不觉莞尔道:"这么讲来,倒是 有缘了。可惜当时太仓促,没有跟 许先生见面。不过机会多得很,以 后再去重庆,我就只从老河口起飞, 到时崔小姐正好顺路去走走。"静姝 忙道了谢。奕雯见她搬来合住,心 满意足,当晚两人睡前聊了好久,说 到曹郑两位密司的事,奕雯笑得差 点从床上翻下来。

奕雯有静姝为伴,在丹水镇的日 子也觉得松泛起来,不那么干巴了。 静姝住进沈家,不大不小也是个新

是丧偶鳏居,一举一动本就很显眼, 冷不丁有个二十来岁的女大学生住 几天宿舍生活,弄得静姝苦不 进去,难免让人遐想联翩。有人想, 堪言。奕雯又提搬去跟她合住时, 便有人说;有人说,便有人传;传来传 去,故事就丰满了。徵茹在省府官场 里混着,自然听到了这些演义,却也 不便发作,打个哈哈说那是干女儿, 跟奕雯是结拜的姐妹。不料有此作 料,故事更加味道十足,竟变成奕雯 孝顺,心疼父亲做了多年的鳏夫,主 动介绍女伴给父亲暖床,所谓干姐妹 全是幌子而已;又有说法,讲徵茹在 重庆认识静姝在前,静姝放弃陪都的 繁华来豫在后,奕雯被逼无奈,只得 同意徵茹以收干女儿为名,与静姝公 然姘居。奕雯听到的,便是后个版 本。以她的脾气,若不是静姝在旁拦 着,那把掌心雷怕是又要响了。静姝 一面稳住奕雯,一面给丛诲去了信, 如实解释镇上发生的一切,请丛诲想 办法妥善处理。奕雯哪里肯等,但枪 已被静姝藏起来了,翻箱倒柜也找不 到,心里又气不过,只能去求老石帮 忙。老石是山东人,素以武二郎自诩, 这种偷偷摸摸往人身上泼脏水的事, 最是容忍不得,何况说的是自家人。 老石当即便行动起来,上上下下布置

闻,很快传开。徵茹是银行行长,又

一番,明里暗里一查,很快便查出造 谣的源头。这源头也着实是熟人,竟 是曾跟静姝合住的曹、郑二密司。

这边有了结果,那边丛诲也 发来消息,说五天后到丹水镇,让 静姝万事无虑,一切听他安排。到 了约定的日子,丛诲果然到了丹水 镇。但这一次不光他来,中美空混 联队第三大队来了十多辆车,每辆 车都架着俗称"老四"的 M1919A4 重机枪,车身涂着 "CACW"(中美空军混合联队), 车头绑着红绸,领队的是美方大队 长班乃德上校。班上校坐在头车, 一身打扮异常醒目,没穿美国空军 的 A2 飞行夹克, 而是长袍马褂, 还戴了顶礼帽,胸口却别了枝玫瑰 花,嘴里叼着根又粗又长的雪茄, 当真是中西合璧。其余众人都是 制服,胸前是空混联队的队徽:左 虎右龙,上云下山,中间是被撕扯 成碎片的日本国旗。十几辆美式 威利斯吉普车浩浩荡荡,在省府 大院外一字排开,来人也不客气, 十几挺机枪对空放了一阵,镇上 看热闹的小孩跑过来疯 抢一地黄澄澄的弹壳,围

观的更是人山人海。

38